

崖州古韵 人物

# 星垂天涯明如昼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

## 鉴真： 暂居海南传佛法

清澈的海水涌起千层浪花，拍打着细软的沙滩。正是这片蔚蓝的大海，给崖州人带来了丰富海产和厚重文明。

公元748年10月，一场暴雨突袭南海。惊涛骇浪之间，一艘船失去控制，只得随波逐流，14天里历尽艰险，最终漂到了大海之南。

船上一位老者衣衫尽湿，登陆后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急忙搬运船上的书卷。搭乘此船的几名商人去报告州府，谁知，时任州府别驾冯崇债听闻来者之名惊诧不已，立即派遣兵卒400余人到港口迎接，一见老者便双膝跪地、连拜三下。来者何人，竟受州府别驾如此尊崇？他便是扬名四海的唐代高僧鉴真。

海南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周泉根介绍，鉴真巡游四方，访师求学，不仅深谙佛法智慧，还精研庙堂建筑、雕塑绘画、行医采药、书法篆刻等知识技艺。他不囿于宗派门户，博学益智，最终成为一代宗师。

公元748年春天，日本留学僧荣叡、普照专门到扬州崇福寺拜见鉴真，并邀请他赴日传法。彼时的鉴真已是一位61岁的老人，并有过4次东渡失败的经历，却还是接受了两名日僧的邀请。

据《唐大和尚东征传》记载，为了此次东渡，鉴真和僧人们不仅“造船买香药”，还“备办百物”。尤为重要的是，船上装载了各种佛教典籍及佛寺用品——不仅有《华严经》《大品经》《大集经》《大涅槃经》等佛教经典，还有画五顶像一铺、宝像一铺、金泥像一躯、六扇菩萨障子一具、道场幡一百二十条等。

可惜的是，这次东渡因恶劣天气再次失败。但也正是这场暴雨，成就了海南与鉴真的一段佛缘。

登岛之初，鉴真便收获了惊喜。他没想到，在这个化外之地，也有寺庙。听说鉴真是律学大师，冯崇债邀他在府内举行授戒大法会。周泉根说，见寺庙年久失修、佛殿破败，鉴真还发动众僧捐物、信众捐财，并亲自主持了佛殿重建工程。

得益于佛殿的修葺，鉴真在海南待了一段时间。期间，他积极传播佛教文化，并向当地人传授建筑、雕塑、书画、医药等知识技艺。东山岭原来的净土寺（现为东灵寺）立有一块石碑，上面镌刻的《东灵寺重修记》描述了鉴真在岛南设坛授戒讲法的情境：“梵呗初起，当溯至大师鉴真：三日戒坛，种千古衲缘；数枚沉香，证扶桑智果。”最后一句讲的就是鉴真后来将海南沉香带往日本之事。时至今日，鉴真的功德仍为海南人所感念——在三亚市崖州区，他晒过经书的海边坡地被称为“晒经坡”，而他途经的一片稻田被唤作“和尚田”。

## 赵鼎、胡铨： 留取丹心照汗青

海南岛作为流放之地的历史，始于隋末，盛于唐宋，余波不尽，一直荡漾至明代中期。

“古代大多被流贬的官员都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，而流贬至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州的，往往是当时重大政治事件中的骨干分子。”周泉根说，所以，历史上流寓崖州的贬官多高官重臣，崖州人民也因他们的到来而更早期地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沾溉。

这些贬官中，卢多逊、丁谓、张伯麟、赵鼎、胡铨等人对崖州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。赵鼎、胡铨作为海南“五公”之二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

周泉根介绍，公元1141年，赵鼎遭奸臣秦桧一再打击，最后自潮州移吉阳军安置。即便如此，秦桧仍要求吉阳军每个月将赵鼎的情况上报，并苛责先前厚待赵鼎的潮州录事参军石佺。

赵鼎自知只欠一死，他派人转告儿子赵汾：“桧必欲杀我。我死，汝曹无患；不尔，祸及一家矣。”而后，“遗言属其子乞归葬，遂不食而死，时绍兴十七年也，天下闻而悲之”。

赵鼎死后几年，因上《上高宗封事》（也被称为“乞斩秦桧书”）而得罪秦桧的胡铨，也在屡遭贬黜后自新州移吉阳军安置。在崖州期间，他写下《哭赵忠简》（忠简为赵鼎谥号），在悼念赵鼎的同时向世人明志：“以身去国故求死，抗疏犯颜公独难。阁下特书三姓在，海南惟见两翁还。一丘孤冢寄琼岛，千古高名屹太山。天地只因慳一老，中原何日复三关。”这首诗字字句句回荡天地正气，至今读来仍动人心魄。

尤令崖州人铭记的，是胡铨在被贬至崖州后没有心灰意冷、就此沉沦，而是大力振兴当地教育。他将自己的住所腾出来办学，还“出俸百千”重修学宫；撰文劝百姓读书识字；亲自登坛授课讲学，“日以训经传书为事”。他的努力使崖州一跃成为海南岛上私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

他在教化方面为崖州乃至整个海南作出的贡献广受赞誉：南宋著名教育家张栻特表其为“远方学者楷模”；作为

胡铨得意门生的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写下赞诗：“不是澹庵（胡铨号）谪海南，姓名那得许芬香？”

临高县首位举人戴定实也曾受教于胡铨，他供职于朝廷后对儿子说：“吾生穷岛，得缀名于吏部之籍，皆澹庵指教之功。今官井泉，其故迹也。汝其择善书者，作‘澹庵泉’三字，伐石峙于井之湄。以垂我后人，庶无忘胡公之德。”这口井如今仍在，戴定实为水井取这样一个名字，有吃水不忘挖井人之意。

## 黄道婆： 巾幗何曾让须眉？

崖州文化史上不乏出彩的女性角色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数宋末元初的著名棉纺织家、技术改革家黄道婆。

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林日举介绍，最早记载黄道婆事迹的文人著述，应是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所著《南村辍耕录》和诗人王逢所著《梧溪集》。其中，《梧溪集》介绍了她的来历：“黄道婆，松之乌泥泾人，少沦落崖州。”而《南村辍耕录》则阐明了她在棉纺织技艺方面的过人之处：“有一姬名黄道婆者，自崖州来。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……”

这两本书关于黄道婆的记述很简短，后人通过不断挖掘研究地方志、民族学材料及民间传说，才将黄道婆的生活轨迹逐渐勾勒出来——出生在松江乌泥泾的贫苦人家，给人当了童养媳，年幼时受尽虐待和欺凌，于是在一天夜里出逃，躲进黄浦江边的一艘船里，辗转来到崖州，并在崖州生活了30余年。

期间，黄道婆克服了种种困难，融入了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环境，获得了崖州百姓的信任，学习并熟练掌握棉纺织技艺。返回故乡松江后，黄道婆革新了当地落后的棉纺织技艺，还创造了一整套“擀、弹、纺、织”的工具。

同时，她结合从崖州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“崖州被”织造技术，创造出“错纱配色、综线挈花”等一系列较为先进的织造技术，使得“乌泥泾被”鲜艳如画、风靡全国，让松江获得了“衣被天下”的美誉，树立了中国纺织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

在卢多逊、赵鼎、胡铨等人的影响下，崖州教育兴起、人文蔚然，后世涌现出钟芳、陈英才、林庆墀等知名人物，文明教化照亮了宁远河畔。■



三亚天涯海角景区里的鉴真像。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摄



赵鼎雕像。资料图



胡铨雕像。海南日报记者 罗安明摄

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，一艘艘渔船迎着朝阳出海，码头上传来嘹亮的歌声。海天交接处，那永不休止的潮涨潮落，仿佛在诉说着古往今来的崖州故事。

曾几何时，这里是海南岛最蛮荒的地方，是古代被贬官员流迁边疆的寓所。而如今，人们提起崖州，不再为其惋惜，更不会谈之色变。因为她已用千年时光证明自己是一片包容开放之地，只要文化的种子渡海而来、播撒开去，就会在这里生根发芽、拔地参天。

那么，是谁把这些种子带到了崖州？



海南日报记者 徐慧玲摄